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 這使我想起他的父親、老杜魯多在數十年前替着孩子上街買菜的照片。貴為一個大國的總理，父兼母職，措着兒子，並沒有家傭代勞，要自己去街市買菜。這在中國來說，簡直不可想像。

想起老杜魯多

現在當然不會有這種「膽生毛」的故事。中央履歷下令，收繳的公車生毛上萬。如有這類炫耀的蠢事，紀檢委的官員在等着他。猶記得早年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，曾有一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。同時也有若干地方幹部列席，但他們都是駐京辦的公車接送。看這些列席而頂多是廳局級幹部，卻是官氣十足。汽車到達人大常委會議廳，還要汽車司機下車為他開車門。俗語本來說：不到北京，不知自己的官小。但這些地方官員，卻還是認爲他們是「一方大吏」，要擺擺官架子，想想實在可笑。我已經八年不再去北京開大會了。未知習大大雷厲風行，打響官氣之後，會不會再有這種可笑的場面。

不要說人家資本主義社會，便一無是處。論作風和行事風格，總比我們受到長期封建專制的官員要民主得多。老杜魯多替子買菜的事跡，在他們的社會上，可能認爲稀鬆平常。但我們看來，便少見多怪。我們不是說，要從群眾中來，到群眾中去嗎？爲什麼要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而不肯與群眾的生活一樣，揸揸孩子，上街買菜呢？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 前幾天，有位朋友與天命談起他一直篤信「宿命」，頗有意思。簡而言之，就是他認爲我們生命中，許多事情是必然發生的。例如，閣下現在正在看天命的文章，是偶然還是必然發生的呢？

宿命還是偶然？

爲什麼在這份報紙的所有資訊中，你用了些時間來看副刊，又在副刊留意到天命的文章呢？如果你把這一連串的問題，拋給天命這位朋友，他大概會回答你，你一連串的選擇，看起來是你自由選擇的，其實不是。你在閉目休息、玩手机和看報紙之間，選擇了看報紙，是因為你受過的教育，甚至可能是你基因決定，你比較喜歡接收資訊，閒時喜歡讀自己多了解世界，知識。

你會看到副刊中的天命專欄，也許是因為你天生對文化、玄學有興趣（不管是喜歡或討厭玄學，至少有興趣去了解吧）。若果說到了什麼東西決定你有以上的「文化基因」，那可能就會更深奧。但無可否認的是，如果你對文化、玄學毫無興趣，大概一眼略過標題，就會跳過不看了。

換言之，《澳門日報》人事變化不大，可謂相當穩定，在經營上有一脈相承之效能，報紙銷路也是獨領風騷的。難得的是，作為濠江報業老大的李成俊，從沒有像時下的「報業大佬」居高臨下之態。相反地，他爲人十分隨和可親。筆者從一名記者到主管，李成俊都是以一貫而之的態度對待，從來沒有因是「小記者」以假詞色，也不會因爲地位變化而特別厚待。

悼李成俊先生

李成俊先生仙逝，想一年之後，碩果僅存的大李——李成俊先生雖然已去。說李成俊先生，是之前並沒聽聞有什麼大病痛。他享年九十歲，套一句行內話，是「福壽全歸」。李成俊先生，相距八年，以兄長自居。兩李並不是親兄弟，充其量是事業上的兄弟。但是，他們辦報的旨趣，可以說是志同道合，合作上天衣無縫。

李成俊先生，相距八年，以兄長自居。兩李並不是親兄弟，充其量是事業上的兄弟。但是，他們辦報的旨趣，可以說是志同道合，合作上天衣無縫。李成俊先生，相距八年，以兄長自居。兩李並不是親兄弟，充其量是事業上的兄弟。但是，他們辦報的旨趣，可以說是志同道合，合作上天衣無縫。

一個人的電影院

廣州十二月初，已有些寒意了，偏偏又有雨，於是便更冷，躲在商場裡無事可做，不如就去看電影？《不可思議》？是國產科幻片，開場時間緊迫，已經無可選擇，也就闖進去暖身了。電影已經展開序幕，黑乎乎的暗室，偶爾有光線閃爍，耳畔不時轟着音響，還有對話聲。

多就是可以腳踩伸出去的透明玻璃鋼視窗，本可以望到腳下萬丈深淵的地面拍照留念，但霧氣下，看不到什麼，但心理作用之下，雙腿竟似乎微顫了，大概有些畏高吧？售賣的有各種紀念品，還有電影院，也有咖啡座，但冷冷清清，何況剛吃早餐，也就只聞其香，飄然而過了。



《火星任務》劇照。資料圖片

其實，那回在星河灣，夜間經過河畔那段寬闊的人行道，有個中年女子在練嗓子，唱一段，停下，旁邊有個吹笛子伴奏的男人，似乎在指導，說幾句之後，她又再唱，周圍圍着好幾個人，不知道是聽歌還是徒弟。我聽了一會，又繼續往前走，經過兩三個月隔坐在河堤上、面向河面垂釣的男人的背影，來到一處高台上，唱機音樂聲轟響，原來有附近居民慣常的舞會。夜幕中，舞影隨着樂聲翩翩，《草原之夜》的歌聲中，滑過來滑過去的，絕大部分是中年人，也有個別年輕人，但極少，應該說這是中年人的天堂。但見有一對，男的腰桿筆挺，舞步瀟灑；女的身穿舞衣，全場飛舞，把這夜色攪得騷動不已，當樂曲轉為意大利的《我的太陽》時，我就踏着月色回去了。

廣州十二月初，已有些寒意了，偏偏又有雨，於是便更冷，躲在商場裡無事可做，不如就去看電影？《不可思議》？是國產科幻片，開場時間緊迫，已經無可選擇，也就闖進去暖身了。電影已經展開序幕，黑乎乎的暗室，偶爾有光線閃爍，耳畔不時轟着音響，還有對話聲。摸索着找到座位，有一刹那我迷糊着，好像空蕩蕩的，掉入一個人的電影院裡，什麼？這好像是一份文學雜誌的欄目，但一個人看電影，多傻呀！至少也要兩個人吧？一聲尖叫，乍然把我拉回到眼前的銀幕中去，劇情正進入高潮，一個人的電影院只是一種幻覺而已。

翠袖乾坤

萬千星粉期待的周星馳年度作品《美人魚》將於農曆大年初一（二月八日）在香港上映，由周星馳執導，演員包括鄧超、羅志祥（小豬）以及新加入的「星女郎」林允等。周星馳完全退居幕後，擔任《美人魚》總製片、監製、編劇、導演，一身兼多職，就是不做事演員。該片是他花了三年心血的作品，令其更充滿憧憬。

路地觀察

近日忘了買牛奶粉，弟弟和哥哥，起喝大馬奶。只喝了一天，發現弟弟變成十分頑皮，又容易哭，想要的東西一定要拿到，否則愈哭愈大聲。他平常是個較溫文的孩子，而且很容易就會冷靜下來，但那天十分反常。到晚上要睡的時候，更加不願下床，給什麼也不肯，只喊着要玩，仍不見疲累，我和傭人也沒有用。比平常晚了個半小時，仍不見疲累，我和傭人也沒有用。比平常晚了個半小時，仍不見疲累，我和傭人也沒有用。

周星馳力谷《美人魚》

「1」，除了易記外，亦代表瘋狂網購的光棍節，這可能亦是周星馳對《美人魚》票房的期盼，半日便破票房紀錄！此外，「1」即四個今年光棍節日便有九百十二億元人民幣生意額，這可能亦是周星馳對《美人魚》票房的期盼，半日便破票房紀錄！

糖的瘋狂

我們起初沒有特別想什麼原因，只認爲可能年長了一點，有主見了，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。對此我們也沒辦法，也只能準備今天心理預備吧。第二天午睡時間，他更變本加厲，我們在上班中，工人於我們回家時已筋疲力竭，然後提出一個假設性的觀察——她認爲是奶的問題。太太立刻想起，大馬奶奶比羊奶甜，製作時加了點糖米糖漿。這糖漿沒什麼益處，但見分量不多，哥哥喝後也沒什麼不適（他十分喜歡喝奶類飲品，我們想他喝植物奶，因爲他腸胃不太好），家裡一直囤備不少。但想不到對弟弟竟然這麼大反應，應該是還小，多餘的糖無從消耗，於是原本進入亢奮狀態。

月季被盜

每日出門時，我照例會給母親去一個問安電話。母親說，院子裡一棵種了好幾年的月季花，頂着一身的花苞，被人夜裡連根刨了去。「坑挖得又大又深，看樣子是怕傷了花根，應該是個愛花惜花之人所爲。」一既推測出是被愛花之人所盜走，母親並未十分惋惜。再種一株月季對她和父親而言，不過是多一番剪枝扦插的功夫。用不了一年，又是一樹繁盛。父母和我，常常是南地北兩下裡分隔。每天通一次電話的習慣，像三餐一樣，少吃一頓不會餓，卻容易牽腸掛肚。朋友見了打趣說：「日日相隨的夫妻，也不見得有這麼多話要說。你跟父母講電話像是蜘蛛吐絲，你經我話，總要織上一張網才肯罷休。」我笑笑，算是默認。

騰情萬里

趙鵬飛 電話。母親說，院子裡一棵種了好幾年的月季花，頂着一身的花苞，被人夜裡連根刨了去。「坑挖得又大又深，看樣子是怕傷了花根，應該是個愛花惜花之人所爲。」一既推測出是被愛花之人所盜走，母親並未十分惋惜。再種一株月季對她和父親而言，不過是多一番剪枝扦插的功夫。用不了一年，又是一樹繁盛。父母和我，常常是南地北兩下裡分隔。每天通一次電話的習慣，像三餐一樣，少吃一頓不會餓，卻容易牽腸掛肚。朋友見了打趣說：「日日相隨的夫妻，也不見得有這麼多話要說。你跟父母講電話像是蜘蛛吐絲，你經我話，總要織上一張網才肯罷休。」我笑笑，算是默認。